

孟子集註

萬章上

萬章下

孟子卷之五

朱熹集註

萬章章句上

凡

萬章問曰。舜往于田。號泣于旻天。何爲其號泣也。孟子曰。怨慕也。號平聲○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。仁覆閔下謂之旻天。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。怨慕事見虞書大禹謨篇。怨慕也。萬章曰。父母愛之。喜而不忘。父母惡之。勞而不怨。然則舜怨乎。曰。長息問於公明高曰。舜往于田。則吾旣得聞命矣。號泣于旻天。于父母。則吾不知也。公明高曰。是非爾所知也。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。我竭力耕田。共爲子

職而已矣。父母之不我愛。於我何哉。

惡去

聲苦

八反

夫音

扶共

平

書聲○長息。公明高弟子。公明高曾子弟子。于父母亦辭。言呼父母而泣也。憇無愁之貌。於我何哉。自責

不知己有何罪耳。非怨父母也。楊氏曰。非孟子深知舜之心。不能爲此言。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。未嘗自

以爲孝。則非孝矣。若自以爲孝。則孝也。若自以爲孝矣。

帝使其子九男二女。百官牛羊倉廩備。以事舜於畎畝之中。天下之士多就之者。帝將

胥天下而遷之焉。爲不順於父母。如窮人無所歸。去

聲○帝堯也。史記云。二女妻之。以觀其外。又言一年所居成聚。二年成邑。三年成都。是天下之士就之也。胥相視也。遷之移以與之也。如窮人之無所歸。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。天下

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。而不足以解憂。好色人之所

欲妻帝之二女。而不足以解憂。富人之所欲。富有天下。而不足以解憂。貴人之所欲。貴爲天子。而不足以解憂。人悅之。好色。富貴。無足以解憂者。惟順於父母。可以解憂。

孟子推舜之心。如此以解上文之意。極天

解憂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。

人少。則慕父母。知好色。則慕少艾。有妻子。則慕妻子。仕。則慕君。不得於君。則熱中。大孝。終身

慕父母。五十而慕者。予於大舜見之矣。

○言常人之

情因物有遷。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。艾。美好也。躁急心熱也。言五十者。舜攝政時年五十也。五十而慕。則其終身慕可知矣。○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

所欲爲己樂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。爲己憂。非聖人之盡性。其孰能之。萬章問曰。詩云。娶

妻如之何。必告父母。信斯言也。宜莫如舜。舜之不告

而娶。何也。孟子曰。告則不得娶。男女居室。人之大倫

也。如告。則廢人之大倫。以懟父母。是以不告也。

懟直反

○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。信誠也。誠如此詩之言也。

懟。讎怨也。舜父頑母嚚。常欲害舜。告則不聽。其娶是

廢人之大倫。以讎怨於父母也。萬章曰。舜之不告而娶。則吾旣得聞

命矣。帝之妻舜而不告。何也。曰。帝亦知告焉。則不得

妻也。

妻去聲。○以女爲人妻曰妻。程子曰。堯妻舜而
不告者。以君治之而已。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

多。亦萬章曰。父母使舜完廩。捐階瞽瞍焚廩。使浚井。

出從而揜之。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。牛羊父母倉廩。

父母干戈朕琴朕弒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。

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

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

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蹶都禮反忸女六反音尼與平聲○完治也捐去也階

梯也。揜蓋也。按史記曰。使舜上塗廩。瞽瞍從下縱火焚廩。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。得不死。後又使舜穿

井。舜穿井爲匿空旁出。舜旣入深。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。舜從匿空中出去。卽其事也。象舜異母弟也。謨。

謀也。蓋井也。舜所居三年成都。故謂之都君咸。皆也。績功也。舜旣入井。象不知舜已出。欲以殺舜爲己功。

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。弒。彌弓也。千功也。干盾也。戈戟也。琴舜所彈五弦琴也。弒。彌弓也。

堯二女也。棲牀也。象欲使爲己妻也。象往舜宮。欲分取所有。見舜生在牀彈琴。蓋旣出卽潛歸其宮也。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。象言己思君之甚。故來見耳。忸怩慙色也。臣庶謂其百官也。象素憎舜。不至其宮。故舜見其來而喜。使之治其臣庶也。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。但見其憂則憂。見其喜則喜。兄弟之情。自有所不能已耳。萬章所言。其有無不可知。然舜之心。則孟子有以知之矣。他亦不足辯也。程子曰。象憂天亦憂。象喜亦喜。人情天理。於是爲至。

曰。然則舜僞喜者與。曰。否。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。子產使校人畜之池。校人烹之。反命曰。始舍之。圉圉焉。少則洋洋焉。攸然而逝。子產曰。得其所哉。得其所哉。校人出。曰。孰謂子產智。予旣烹而食之。曰。得其所哉。得其所哉。故君子可欺以其

方。難罔以非其道。彼以愛兄之道來。故誠信而喜之。

奚僞焉。

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六反○校人主池沼小吏也。圉圉困而未舒之貌。洋洋則稍

縱矣。攸然而逝者。自得而遠去也。方亦道也。罔蒙蔽也。欺以其方。謂誑之以理之所有。罔以非其道。謂昧

之。以理之所無。象以愛兄之道來。所謂欺之以其方也。舜本不知其僞。故實喜之。何僞之有。○此章又言

舜遭人倫之變。而不失天理之常也。萬章問曰。象日以殺舜爲事。立爲

天子則放之。何也。孟子曰。封之也。或曰放焉。放猶置

也。置之

於此。使不得去也。萬章疑舜何不誅之。孟子言舜實封之。而或者誤以爲放也。萬章曰。舜流

共工于幽州。放驩兜于崇山。殺三苗于三危。殛鯀于羽山。四罪而天下咸服。誅不仁也。象至不仁。封之有

羽山。四罪而天下咸服。誅不仁也。象至不仁。封之有

庫有庫之人奚罪焉。仁人固如是乎。在他人則誅之。
在弟則封之。曰。仁人之於弟也。不藏怒焉。不宿怨焉。
親愛之而已矣。親之欲其貴也。愛之欲其富也。封之。
有庫富貴之也。身爲天子。弟爲匹夫。可謂親愛之乎。
禹

庫音鼻。○流徙也。共工官名。驩兜人名。二人比周。相與爲黨。三苗國名。負固不服。殺其君也。殛誅也。鯀。

禹父名方。命圮族治水無功。皆不仁之人也。幽州崇山。三危。羽山。有庫。皆地名也。或曰。今道州鼻亭。卽有庫之地也。未知是否。萬章疑舜不當封象。使彼有庫之民。無罪而遭象之虐。非仁人之心也。藏怒。謂藏匿。其怒。宿怨。謂留蓄其怨。謂敢問。或曰。放者何謂也。曰。象不得有爲於其國。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。故謂之放。

豈得暴彼民哉。雖然。欲常常而見之。故源源而來。不

及貢。以政接于有庫。此之謂也。

孟子言象雖不得治。其

國天子使吏代之治。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。有似於放。故或者以爲放也。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。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。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。源源。若水之相繼也。來謂來朝覲也。不及貢。以政接於有

庫。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。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。蓋古書之辭。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。見其

親愛之無已如此也。○吳氏曰。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。亦不以私恩害公義。舜之於象。仁之至。義之盡

也。○咸丘蒙問曰。語云。盛德之士。君不得而臣。父不

得而子。舜南面而立。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。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見瞽瞍。其容有蹙。孔子曰。於斯時也。

天下殆哉。岌岌乎。不識此語誠然乎哉。孟子曰。否。此非君子之言。齊東野人之語也。堯老而舜攝也。堯典曰。二十有八載。放勳乃徂落。百姓如喪考妣。三年。四海遏密八音。孔子曰。天無二日。民無二王。舜既爲天子矣。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。是二天子矣。音朝

潮蹙不自安也。○咸丘蒙。孟子弟子。語者。古語也。蹙。顰也。齊東國之東鄙也。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。而舜攝天子之事耳。堯在時。舜未嘗卽天子位。堯何由北面而朝乎。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。堯典。虞書篇名。今此文乃見於舜典。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。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。徂升也。落也。人死則魂升而魄降。故古者謂死爲徂落。遏也。靜也。八

音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。

咸丘蒙曰。舜之不臣堯。則吾旣得

聞命矣。詩云。普天之下。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濱。莫非王

臣。而舜旣爲天子矣。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。曰。是詩也。非是之謂也。勞於王事。而不得養父母也。曰。此莫

非王事。我獨賢勞也。故說詩者。不以文害辭。不以辭

害志。以意逆志。是爲得之。如以辭而已矣。雲漢之詩

曰。周餘黎民。靡有子遺。信斯言也。是周無遺民也。

不臣

堯不以堯爲臣。使北面而朝也。詩。小雅。北山之篇也。普徧也。率循也。此詩今毛氏序云。役使不均。己勞於

王事。而不得養其父母焉。其詩下文亦云。大夫不均。我從事。獨賢。乃作詩者。自言天下皆王臣。何爲獨使

我以賢才而勞苦乎。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。文字也。
辭語也。逆迎也。雲漢大雅篇名也。子獨立之貌。遺脫。
也。言說詩之法。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。不可以
一句而害設辭之志。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。乃可以
得之。若但以其辭而已。則如雲漢所言。是周之民真
無遺種矣。惟以意逆之。則知作詩者之志。在於憂旱。
而非真無遺民也。孝子之至。莫大乎尊親。尊親之至。莫大乎
以天下養。爲天子父。尊之至也。以天下養。養之至也。
詩曰。永言孝思。孝思維則。此之謂也。○養去聲○言瞽
父。則當享天下之養。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。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。詩大雅下武之篇。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。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。書曰。祇載見瞽瞍。夔夔齊栗。
瞽瞍亦允若。是爲父不得而子也。○見音現齊側皆反。書大禹謨篇也。

順祇敬也。載事也。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。若而順之也。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。瞽瞍亦信而反見化於其子。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。○萬章曰。堯以天下與舜。有諸。孟子曰。否。天

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

天下者天下之天下。非一人之私有故也。

然則舜有

天下也。孰與之。曰。天與之。

萬章問

而孟子答也。天與之者。諄諄

然命之乎。

諄之。諄。詳語之貌。問

曰。否。天不言。以行與

事示之而已矣。

行去聲下同。○萬章問

諸天下謂之事。言但因舜之行事。而

示以與之之意耳。

曰。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。曰。天子能薦

人於天。不能使天與之天下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。不

能使天子與之諸侯。大夫能薦人於諸侯。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。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。暴之於民而民受之。故曰。天不言。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暴步反

下同○暴顯也。言下能薦人於上。不能令上必用之。舜爲天人所受。是因舜之行與事。而示之以與之之意。

也。曰。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。暴之於民而民受之。如何。曰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。是天受之。使之主事而事治。百姓安之。是民受之也。天與之人與之。故曰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。非人之所能爲也。天也。堯崩。三年之喪畢。舜避堯之子。

於南河之南。天下諸侯朝覲者。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。
訟獄者。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。謳歌者。不謳歌堯之子
而謳歌舜。故曰天也。夫然後之中國。踐天子位焉。而
居堯之宮。逼堯之子。是篡也。非天與也。相去聲朝音扶音

南河在冀州之南。其南卽豫州。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。

泰誓曰。天視自我民視。天聽自我民聽。此之謂也。自從也。天無形。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。民之歸舜如此。則天與之可知矣。

○萬章問曰。人有言。至於禹而德衰。不傳於賢而傳於子。有諸。孟子曰。否。不然也。天與賢。則與賢。天與子。則與子。昔者舜薦禹於天。十有七年。

舜崩。三年之喪畢。禹避舜之子於陽城。天下之民從之。若堯崩之後。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。禹薦益於天。七年禹崩。三年之喪畢。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。朝覲訟獄者。不之益而之啟。曰。吾君之子也。謳歌者。不謳歌益而謳歌啟。曰。吾君之子也。○朝音潮。○陽城箕山之陰。皆嵩山下。

深谷中可藏處。啟禹之子也。楊氏曰。此語孟子必有所受。然不可考矣。但云天與賢則與賢。天與子則與子。可以見堯舜禹之心。皆無一毫私意也。丹朱之不肖。舜之子亦不肖。舜之相堯。禹之相舜也。歷年多施澤於民久。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。益之相禹也。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。舜